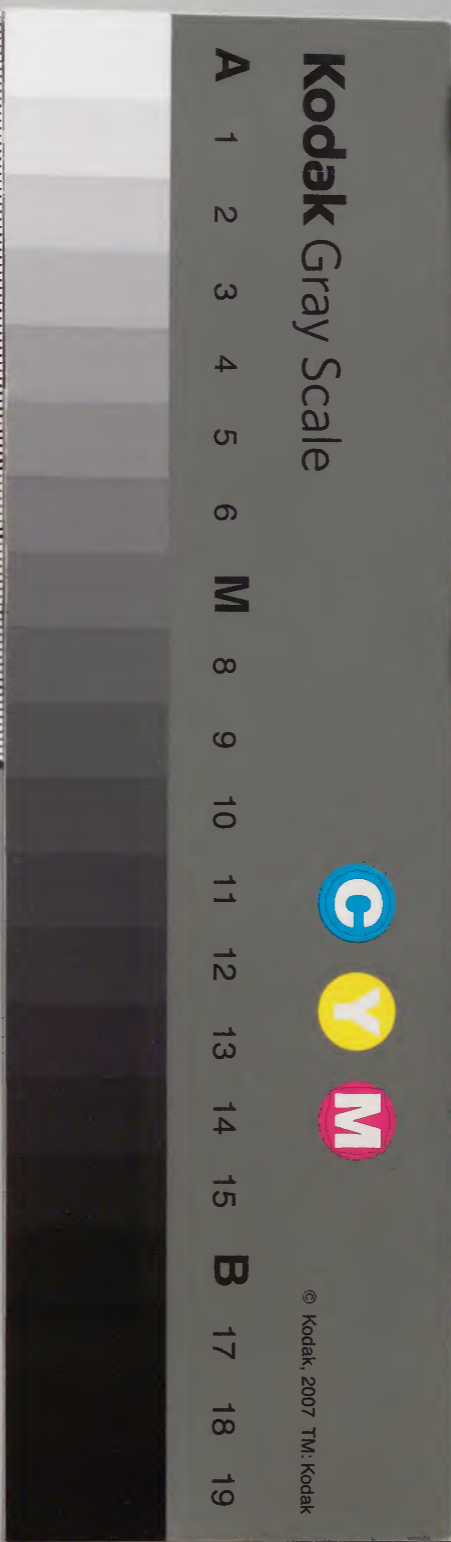


象山集 三十四

庫	文	閣	內
四		三	漢
函		四	書
七		九	
架		六	類
		一	
		〇	
		冊	
		號	

庫	文	閣	內
三		三	漢
函		四	書
五		九	
架		六	類
		一	
		〇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6	
冊數	10 (8)		
函號	316	16	



象山全集語錄上卷

語錄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先生常言。

道在宇宙間。何常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聖

賢只去人病。如何增損得道。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

是眼前道理。

唐虞之際。道在皋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

之生人。必有伊尹。明道之責者。皋陶箕子是



也。箕子所以佯狂不死者，正為欲傳其道。既
為武王陳洪範，居於夷狄，不食周粟。其
論語中多有無頭栢底說語。如知及之仁不
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
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
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
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
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
不經，皆我註脚。

致知樂記下
知知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
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物至致知而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
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
為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
多指人心為人欲，道心為天理。此說非是。心
一也。人安有二心？自及而言，則曰：惟危自道。

莊子德充符
眇乎小哉
以屬於人也
教言乎大哉
獨成其天

而言則曰惟微固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
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因言莊子云眇
乎小哉以屬諸人教言乎大哉獨遊於天又曰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遠矣是分明裂天人而
為二也莊子在宥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
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
察也
動容周旋中禮此盛德之至所以常有先後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纔有正其行之心已自
不是了○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

充焉有此程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
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
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當
辭讓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
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所謂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
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
二此又是白着子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

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為是尚操
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
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
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吳遂謝，謂：偶然
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以屬望
磨礪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
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
築室林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
礪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

於
深恩也。當時若磨礪得子貢，就則其材豈曾
子之比。顏子既亡，而曾子以魯得之，蓋子貢
反為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
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
來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
如曰：予欲無言，即是言了。
天下之理無窮，若以吾平生所經歷者言之，
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
歸總在於此。

顏子為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
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顏子當初仰高鑽堅
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量既竭其才方
如有所立卓尔遇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
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為仁又發露其肯
曰下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
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常謂此三節乃
三鞭也至於仲弓之為人則或人常謂雍也
仁而不悔仁者靜不悔無口才也

沖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
子但答以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太祭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此便是也然顏子精神
高既磨礪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
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
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尔有是
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
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
望顏子之素蓋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

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先然夫子所分
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學有本末顏子聞夫子三轉語其細既明然
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
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
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
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
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

視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頭
看請事斯語直是承當得過

天之下字是臯陶說起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
字打開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

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
有臯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
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
無窮如此然譬之奕然先是這般等第國手

下基後來又是這般團手下基雖所下子不
同然均是這般手段得故曰其或繼固者
雖百也可知也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
添離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
之人言却難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
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
混不吝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

今雖未放手四海將來自放手四海如今雖
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
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
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
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
是偽恰似擔水來相促其涸可立而待也故
吾嘗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
雙客

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曰陸先生

教久何先對曰辨志正心復問曰何辨對曰
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又
云學者不可用心太緊今之學者大抵多是
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夫子曰古之學者為
己今之學者為人須自省察
夫民合而聽之則神離而聽之則愚故天下
萬世自有公論
先生與晦翁辨論或諫其不必辨者先生曰

汝會知否建安而無朱晦翁青田亦無陸子
靜

不奮過得格意一闕終難入德未能入德則
典則法度何以知之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
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
乎自之而已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為他
有許多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說入則孝

出則弟初無許多事

乎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

經歸退之是倒做蓋欲因學文而學道歐公

極低韓其聰明皆各人然不合初頭俗了或

問如何俗了曰符讀書城南三上宰相書是

已至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有所不及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

言汝適某言未是某處坐之舉動未是其人

必樂從若去動他根本所在他便不肯

釋氏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

此其病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箇謂

之禪已自是無風起浪平地起土堆了

無它利與善之間也此是孟子見得透故如

此說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已

自反改過遷善

有善必有惡真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惡

却是及了於有

人品在宇宙間迥然不同諸處方曉曉然談

學問時吾在此多與後生說人品

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群陰畢伏

典憲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後世乃指

其所撰苛法名之曰典憲此正所謂無忌憚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

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

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於此

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

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

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

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

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字其大者一句

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

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此工夫復

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學者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人共生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為之意。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在伊川已失此意吾與常人言無不感動與談學問者或至為仇舉世人大格就私意建立做事專以做得多者為先吾却欲珍其私而會於理此所以為仇。

吾與人言外就血脉上感移它故人之聽之者易非若法令者之為也如孟子與齊君言只就與民同處轉移它其餘自正。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域他底。

此所以不同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先生常言云吾知此

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大

始行之在後故曰坤作成物

夫子平生所言豈止如論語所載特當時第

子所載止此尔今觀有子曾子獨稱子或多

是有若曾子門人然吾讀論語至夫子曾子

之言便無疑至有子之言便不喜

先生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于貢

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為非何也因自代對

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于貢言多學而識

之便是蔽說

學者須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師

攻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為異端

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

却指那箇為異端蓋異与同對雖同師堯舜

而所學之端緒与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

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
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子不語怪力亂神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
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子之人以雙
瞳之微所瞞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

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棠棣
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豈是遠而子曰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上面是說階級不同未

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三語因以掃上面階
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因言

李清臣云夫子刪詩固有刪者一二語者如
棠棣之詩今逸此兩句乃夫子刪去也清臣

又言碩人之詩無素以為絢兮一語亦是夫
子刪去其說皆是當時子夏之言謂繪事以

素為後乃是以禮為後乎言不可也夫子蓋
因子夏之言而刪之子夏當時亦有見乎本

末無間之理然後來却有所泥故其學傳之

後世尤有害。繪事，後素若周禮言繪畫之事。後素功，謂既畫之後，以素間別之，蓋以記其目之黑白分也。謂先以素為地，非。柴愚參魯，夫子所愛，故子路授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以此見夫子欲子羔來磨礪，就其遠者大者，後來子羔早卒，故屬意於曾子。叩其兩端而竭焉，言極其初終始末，竭盡無留藏也。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鴈鵠乎。

不可尚已。此教語自曾子曾中流出。咸有一德之書，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以此見當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臯陶論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乃是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某子，有某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偽為。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偽為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然後人不可得而

瘦也

後世言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為六十四卦其說不然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如楚人協從亦見於虞書必非偽說如此則卦之重久矣蓋伏羲既畫八卦即從而重之然後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扶持天下之理文王蓋因其辭辭而加詳以盡其變爾繫辭首篇三句可疑蓋近於推測之辭

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龜筮

吾之深信者書然易繫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等處深可信

伊川解此卦原筮作占決卜度非也一當世之大人其不寧方來乃自然之理勢豈它占決卜度之中原筮乃蒙初筮之義原初也古人字多通用因云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知道者不能揚子譚文王久幽而不改其操文王居羑里而讚易夫子厄於陳蔡

明篇 揚子法言同

而弦歌豈久幽而不改其操之謂耶
自周衰以來人主之職分不明堯典命羲和
敬授人時是為政首後世乃付之星官曆翁
蓋緣人主職分不明所致孟子曰民為貴社
稷次之君為輕此却知人主職分
詩大雅多是言道小雅多是言事大雅雖是
言小事亦主於道小雅雖是言大事亦主於
事此所以為大雅小雅之辨
秦乃曾壞了道脈至漢而大壞蓋秦之失甚

盡心下
篇

前黃楊雄
傳

明至漢則近但情非故正理愈壞
漢文帝藹然善意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僅
但知原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
上便可就它身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楊子
然而好深沈之思他平生為此深沈之思所
誤
韓退之原性却將氣質做性說了
近日舉及荀子解蔽篇說得人之蔽處好按
山先云後世之人病正在此都被荀子莊子

華三十二年
春秋侯宋
人陳人蔡人
邾人會于
北杏

革壞了。答云：今世人之通病，恐不在此。大槩人之通病，在于居第茨，則慕棟宇，衣敝衣，則慕華侈，食麤糲，則慕甘肥。此乃是世人之通病。

春秋北杏之會，獨於齊桓公稱爵，蓋當時倡斯義者，惟桓公管仲二人。春秋於諸國稱人，責三也。

古者風俗醇厚，人雖有虛底，精神自然消了。後世風俗不如古，故被此一段精神，為害難。

與語也

因歎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

人乃奮立，已有消蝕，則議者不罪其消蝕，而尤其奮立之太過，舉其進銳者，其退速以為證。於是併懲其初，曾不知孟子之意，自不在此。

聖人作春秋，初非有意於二百四十二年行

其進銳者
其退速

事又云春秋大槩是存此理又云春秋之亡
久矣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也

嘗閱春秋纂例謂學者曰啖趙說得有好處
故人謂啖趙有功於春秋又云人謂唐無理
學然反有不可厚誣者

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加法令非聖人之旨也
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
心此理萬世一揆也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為論人之法且
如其人大槩論之在於為國為民為道義此
則君子人矣大槩論之在於為私己為權勢
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
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
得為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
矣有學者聽言有省以書來云自聽先生之
言越千里如歷塊因云吾所發明為學端緒
乃是第一步所謂外高自下降趨自彌却

知指何處為千里。若以為今日捨私小而就
廣大為千里非也。此只可謂之第一步。不可
遽謂千里。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
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耳。
後世將讓職作一禮教。古人推讓皆是實情。
唐虞之朝可見。非尚虛文以讓為美名也。
嘗問王順伯云。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議
論遠過之。此議論甚闊。可取。

嘗問王順伯曰。國尊先精於論字畫。敢問字
果有定論否。順伯曰。有定論。曰。何以信此說。
順伯曰。有一畫一拐於此。使天下有兩三人
曉書。問之此人曰。是此等第。則彼二人之言
亦同。如此知其有定。因問字畫孰為貴。順伯
曰。本朝不及唐。唐不及漢。漢不及先秦。古書
曰。如此則大抵是古。得些子者為貴。順伯曰。
大抵古人作事不苟。簡尊先。試觀古器。與後
來者異矣。此論極是。

傳子淵請教乞簡省一語答曰良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度不見其人後見其與陳君舉書
中云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此是語
病中又云簡節而疏目旨高而趣深旨高而
趣深甚佳簡節而疏目子淵好處在此病亦
在此又云子淵弘大文範細密子淵能兼文
範之細密文範能兼子淵之弘大則非細也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
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

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
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
日此學者所言已盡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
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
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又
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
談學尚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
然後教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一學者從游。閱數月。一日問之。云。聽說話。如
何。曰。初來時。疑先生之顛倒。既如此說。了後。
又如彼說。及至聽得兩日後。方始貫通。無顛
倒之疑。三百篇之詩。周南為首。周南之詩。關
雎為首。關雎之詩。好善而已。

興於詩。人之為學。貴於有所興起。

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氏之徒相通者。故

記禮之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

先生在勅局。曰。或問曰。先生如見用。以何藥

方醫國。先生曰。吾有四物。湯亦謂之四君子。
湯或問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先生云。後世言道理者。終是粘牙嚼舌。吾之
言道。坦然明白。全無粘牙嚼舌處。此所以易

知易行。或問先生如此。談道恐人將意見來。
會不及釋子談禪。使人無所指。其意見先生

云。吾雖如此談道。然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
裏。使不得。所謂德行。常易以知。陰恒簡以知。

阻也。今之談禪者。雖為艱難之說。其實反可

寄託其意見吾於百衆人前開口見瞻
先生云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
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槩使其本常重
本末所累然今世論學者却不悅此
有一士大夫云陸文興他人不同却許人改
過
先生嘗問一學者若事多放過有寬大氣象
若動輒別白假若福隘不知孰是學者云若
不別白則無長進處先生曰然

熟

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
已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
曉處終不能達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功戒在
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莫妨權放過切
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
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
先生歸自臨安子雲問近來學者先生云有
一人近來有省云一敝既徹群疑盡云
先生云歐公本論固好然亦只說得皮層看

唐鑑念讀一段子雲因請曰終是說骨髓不出先生云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淳叟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參禪淳叟答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友答云若知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他把鋤頭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周亦可謂善對

先生云子夏之學傳之後世尤有害先生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才自立而已學者於此亦多興起有三議論者先生云此是虛說或云此是時文之見學者遂云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老陸先生闢特文先生云此說也好然闢楊墨佛老者猶有些氣道吾却只闢得特文因一笑先生作貴溪學記云堯舜之道不遠如此此

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嘗舉以語學者云吾
之道真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先生云須先
精看古註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
大槩先須理會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
自然古註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文二
隨身規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程先生解易爻辭多得之彖辭却有鶻突處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
得之

有學者上執政書中間有云閣下作而待滿
於金內朝而議政於黼座退而平章於中書
歸而咨訪於府第不識是心能如畫日之昭
晰而無薄蝕之者乎能如砥柱之屹立而無
淪沓之者乎先生云此亦可以警學者
曹子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
信誨人先生云子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

何說且將

厚

惟過故而後能知新惟敦原而後能崇禮
易繫上下篇總是贊易只將贊易看便自分
明凡吾論世事皆如此必要掣其總要去處
後世言易教者多只是聒惑人之說
夫人初而學之壯而歛行之今之論學者所
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
或有說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
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今人多失
其旨蓋孟子道性善故言人無有不善今若
言人之不善彼將甘為不善而以不善向汝
汝將何以待之故曰當如後患何
見到孟子道性善處方是見得盡
退之言則死不得其傳苟與楊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何其說得如此端的
程先生解頰後厲曰過在失不在復極好
先生在劫局日或勸以小人圖伺宜乞退省

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
彼為去就耶。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貧窶之高者義之所在順而行之。初無留難
其次義利交軌而利終不勝義。故能自立。
吾自初時聽人議論。但好而其實不如此者。
心不肯安。必要求其實而後已。
吾於踐履未能統一。然終自警策。便與天地
相似。

後世言寬仁者。類出於姑息。殊不知苟不出
於文致而當其情。是乃寬仁也。故吾嘗曰。真
辨孔子之寬仁。吾於西齋兩觀之間見之。
有士人上詩云。手扶浮翳。前東明先生。頗取
其語。因云。吾與學者言。真所謂取曰。真淵洗
光咸池。

右門人傅子雲季曾編錄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
也。曾國無政。所行者。亦其事而已。政者正也。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
無疑孟子復以躍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
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為氣之帥然至於氣之
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
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
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正也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
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
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

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
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即人
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
進况非聖人豈有任私智而能進學者然往
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
正偽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
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
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
于道謀是用乃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

又安知非移意偏說乎莫執中孟子尚以為
執一廢百豈為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亂此
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
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守其
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劫於事勢而為
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古者勢與道合後世勢與道離何謂勢與道
合蓋德之宜為諸侯者為諸侯宜為大夫者
為大夫宜為士者為士此之謂勢與道合後

世反此賢者居下不肖者居上夫是之謂勢
與道離勢與道合則是治世勢與道離則是
亂世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骨
象脆切磋之工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工氣大
學尚貴細密自脩貴勇猛

世人只愛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分
上事又却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隋
窠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落得一箇大不

惺惺去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陽奇陰偶陽以奇為君一也陰
以偶為君二也有一則有二第所主在一彼
小人之事豈遽絕其一哉所主非是身故君
子以理制事以理觀象故曰變動不居周流
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
所適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

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
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
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
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
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
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
極二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
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
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

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孟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章細繹誦諫五六過始云皆是言學之充廣如水之有瀾日月之有光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常宜誦諫

元晦侶伊川欽夫侶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唯金火易位而木生火自三上生至九自二數至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

學部蔽固
作蔽固

數至七亦得四教故金在酉一變而為七七
變而為九九復變而為一者一與一為二二
與二為三三與三為四四與四為五五與五
為六五教之祖故至七則為二與五矣是一
變也至九而極故曰七變而為九教至九則
必變故至十則變為一十者為一百千為一
千萬為一萬是九復變而為一也
或問賈誼陸贄言論如何曰賈誼是就事上
說仁義陸贄是就仁義上說事

禱

臨安四聖觀六月間傾城士女咸出侍祠或
問何以致人歸鄉如此答曰只是嘗罰不明
○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
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
費精神遂自擔簦素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
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
聲曰敏道敏道恁也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
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
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歸自臨安湯君因言風俗不美曰乍歸方欲
與後生說些好話然此事亦由天亦由人湯
云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次科舉萬一中
者為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
厚不然只得一半為厚之人或三四人為厚
之人風俗猶自庶幾不幸為厚之人無幾或
全是浮薄之人則後生從而視微風俗日以
敗壞湯云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便是風
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母只推位高爵重

旗旌導前騎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第茨
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
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湯再三稱善
次日謂幕僚曰陸丈近至城何不去聽說話
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
諭湯云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
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須知人情之無常方料理得人
考經十八章孔子於踐履實地上說出非虛

言也

莫知其苗之碩謂葉幹擊斃而亡實者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明首尾文義中間所惡於智者至智亦大矣文義亦自明不失孟子本旨據某所見當以莊子去故與智解之觀莊子中有此故字則知古人言語文字必常有此易雜卦中隨無故也即是此故字當孟子時天下無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據陳述言之實非知性之

本往往以利害推說耳是反以利為本也未子賢易治曆明時在革之象蓋曆本測候常須改法觀革之義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

帝出乎震帝者天也震居東春也震雷也万物得雷而萌動焉故曰出乎震齊乎巽是東南春夏之交也巽風也萬物得風而滋長焉新生之物齊絜精明故曰萬物之絜齊也

相見乎離。離南方之卦也。夏也。生物之形至是畢露。文繁然。故曰相見。致役乎坤。万物皆得地之養。將遂妊。實六七月之交也。万物於是而胎。實焉。故曰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兌正秋也。八月之時。万物既已成。實得雨澤而說。澤故曰萬物之所說也。戰于乾。乾是西北方之卦也。舊穀之事將始。乾不得不君乎此也。十月之時。陰極陽生。陰陽交戰之時也。龍戰于野。是也。勞于坎。坎者水也。至勞者也。陰

退陽生之時。萬物之所歸也。陰陽未定之時。萬物歸藏之始。其事獨勞。故曰勞于坎。成言乎艮。陰陽至是而定矣。舊穀之事於是而終。新穀之事於是而始。故曰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薄。參前倚衡。微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敘五禮天

秩洪範九疇帝用錫帝傳在箕子武王訪之
三代攸異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諮
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其為道也屢
遷不遷處變動不居居處周流不遷實處上
下無常常處則柔相易不易處不可為典要
要處惟變所適不變處

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
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
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易之興也其於

中古字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上古淳朴人情
物態未至多變易雖不作未有闕也建字中
古情態日開詐偽日萌非明易道以示之則
質之美者無以成其德天下之衆無以感而
化生民之福有不可勝言者聖人之憂患如
此不得不因時而作易也易道既著則使君
子身修而天下治矣是故履德之基也雜卦
曰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也上天下澤尊卑之
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

常行之道履德之基謂以行為德之基也基
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無由而積讓
德之柄也有而不居為讓讓者盈也盈則其
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則德乃日積故曰德
之柄既能讓然後能復復者陽復為復善之
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於物也知物之為
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
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它適矣故曰復德之
本也知復則內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

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恒德之固也君
子之修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
損德之傷也善日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
也不臨患難處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
困德之辨也井以養人利物為事君子之德
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為
有為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
曲之士非盛德之事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
污如禹稷顏子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完以柔悅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
上澤處下。理之極至。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
體履之義。故和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
辱。自耀自尊則人必賤之。自耀則德喪。能謙
則自卑。自卑則人尊。不自賤則德益光。
顯復小而辨於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
之隱。必察其為物所誘。與否不辨於小。則將
致悔咎。笑相雜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酢酌事
變。非一人情於此多。至厭倦是怕。其德者不

逆

也能怕者。雖難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
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凡損抑其過。必逆乎情。
故先難既損。抑以歸於善。則順乎本心。故後
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故
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侈張也。有侈大不誠
實之意。如是則非所以為益也。困窮而通。不
脩德者。竭窮困則隕獲喪亡而已。君子遇窮
困。則德益進。道益通。井居其所而遷。如君子
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眾。無有

不及故曰遷美稱而隱美順於理故動稱宜

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迹可見故隱

履以和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

則和矣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

自牧乃能自節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

復善它人無與焉恒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

則一修始惟一時乃日新損以遠害如忿怒

之類為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已能損其

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特君子

不取必乎此也益以具利有益於己者為利

天下之有益於己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

而遷善故曰具利能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

自致之理在君子無加損焉有不足言者困

以寡怨君子於困危之時必推致其命吾遂

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之義不必窮危患難

及已也凡有道而有所不可行皆困也君子

於此自反而已未嘗有所怨也非以辨義君

子之義在於濟物於井之義人可以明君子

之義與以行權。與順於理如權之於物。隨輕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定而修理也。九卦之列。君子修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也。故詳復質之。
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一段是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故反覆言之。如惡惡真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惡。非出於勉強也。自欺是欺其心。謹獨即不自欺。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也。自欺不可謂無人知。十日所視。十年

所指其嚴若此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只當說繁縷。非諸侯所當用。不可以與此人。左氏也說差却名了。是非孔子之言。如孟子謂用誅一夫紂矣。乃是正名。孔子於蒯瞶輒之事。乃是正名。至於溫公謂名者何。諸侯卿大夫是也。則失之矣。事不可以逆料。聖賢未嘗預料也。不得其死然死矣。盆成括其微言如此。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違之則凶。其

蒙蔽則為昏愚通徹則為明知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迷以致凶明知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卦上離以六五一陰為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又反皆不善蓋雜之所以為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善者亦宜其不善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

豈可以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此陰陽始交一索而得長男再索而得中男六三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指下卦之漸入上卦坎險之地也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止孔子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雖然人當正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

危

蒙九二一爻為發蒙之主不應更論與九五

相得與否包蒙納掃即克家之事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染業習深者難得淨潔

自明然後能明人

復齋看伊川易傳解良其背回某伊川說得

如何某云說得鶻突遂命某說某云良其背

不獲其身無我行其疑不見其人無物

或謂先生之學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

之學是名物度數形而下者學者當無二先

生之學先生云足下如此說晦翁晦翁未伏

晦翁之學自謂一貫但其見道不明終不足

以一貫耳吾嘗與晦翁書云揣量模寫之工

依放做借之假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自足

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學者答堂試策先生云諸公答策皆是隨問

走答策當如堂上人部勒堂下吏卒乃不為

策題所纏

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唯傅子淵初子淵請

教先生有良皆行庭無我無物之說後子淵
謂某舊登南軒晦翁之行爲二說所礙十年
不可先生之說及分教衡陽三年乃始信先
生屢稱子淵之賢因言比陳君舉自湖南漕
臺遣書幣下問來書云某老矣不復見諸事
功但欲結果身分耳先生畧舉答書因說近
得子淵與君舉書煦好若子淵切磋不已君
舉當有可望也但子淵書中有兩句云是則
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亦為抹出後聞先

生臨終前教日有自衡陽來呈子淵與周益
公論道五書先生手不釋歎日子淵橋龍打
鳳底手段

邵武丘元壽聽話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
川語錄先生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
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
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先生云莫有令嗣延
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
子耳先生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

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極視田
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真情四時之間
與之相忘酬酢居多身先生顧學者笑曰以
即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
心者乃出于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
視農圃間人不能無愧矣先生因言世間一
種恣情縱欲之人雖大狼狽其過易於拯救
却是好人刻地難理會松云如文丈之賢先
生還有力及之否先生云元壽甚佳但恐其

不天耳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
恐不能為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
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局
蹴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其自度
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無此
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
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愈感退松別之
元壽自述自聽教於先生甚樂今會中忽如
有物梗之者姑抄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

承教

先生與學者說及智聖始終條理一章忽同
松云智聖是如何松曰知此之謂智盡此之
謂聖先生曰智聖有優劣否松曰無優劣先生
曰好無優劣然孟子云其至也其力也其中非
力如此說但歸重子智松曰其至也其力也其
中非也力也巧也行文自當如此孟子不成
道其至也其力也其中也先生曰是松又
曰智聖雖無優劣却有先後畢竟致知在先

力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

先生因為子持之改所吟鶯詩云百喙吟春
不暫停長疑春意未了寧教聲綠樹黃鸝晚
始笑從前看意思聽遠梁餘韻散南柯爭奈無如
春色何利化玉巢金綽約深春到處為久歌
先生言鶯巢以他羽成之至貼近金羽處以
白鷗羽藉之所以養其金羽也

有客論詩先生誦昌黎謂張籍一篇云李杜
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證

韓文第五

詩

傷此路穢大樹可笑不自量云云乞君飛霞
 佩與我高韻頌且日讀書不到此不必言詩
 〇中心斯須不和而樂而鄙許之心若之外
 貌斯須不在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與告子
 不動心是操持堅執做孟子不動心是明道
 之力
 有行古禮於其家而其父不悅乃至父子相
 非不已遂來請教先生云以禮言之吾子干
 行古禮其名甚正以實言之則去古既遠禮

挈 侶

又不遠吾子所行未必盡契古禮而且免得
 罪于尊君矣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如世俗甚不經裁
 之可也其餘且可從舊
 有縣丞問先生赴任尚何時先生曰此來為
 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單騎即行縣丞因言
 及庸人有南牧之意先生遽云如此則荆門
 乃次邊之地某當契家以行未免少遲若以
 單騎却化某有所畏避也

臨川張次房于曆子賦歸去來詞棄官而歸
杜門經歲來見先生先雲近聞諸公以王謙
仲故推輓次房一出是否次房云極荷諸公
此意愧無以當之先生曰何荷之云君子之
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凡諸公
欲相推輓者姑息之愛也次房初歸時一二
年間正氣甚盛後來浸弱先生教授極力推
輓是後正氣復振比年又浸衰次房莫未至
無飯喫否若今諸公此舉事勢恐亦難行反

生云

自取辱耳某今有一官不能脫去得今又令
去荆門某只得去若竄去南海某便着去次
房幸而無官了而今更要出來做甚麼次房
云恨聞言之晚亦能早謝絕之也

松問先生今之學者為誰先生屈指教之以
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居次傅季魯黃元吉
又次之且云浙間雖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
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
廣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元矣

有傳黃元吉別長沙陳君舉有詩送行云荷
君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說到七篇
無欠少學從二畫已分明每嗟自昔傷標致
頗欲從今也老成為謝荆門三益友何時尊
酒話平生先生切聞子淵與君舉切磋又起
君舉之疑得黃元吉君舉方信子淵之學松
曰元吉之學却在子淵之上先生曰元吉得
老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教年
病在逐外中間教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

教年換入一安樂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痛
加鍛煉但覺壁立無自近傍元吉善學不敢
發問遂誘教諸處後生來投學却教諸生致
問老夫一一為之問剥元吉一旦從傍忽有
所省此元吉之善學

先生云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曰
及字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
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為異端蓋異字與同字
為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乃同

此所以為異端也。先生因做學者及異端曰：天下之理得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亦將破其繁且難者而學之。字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為道，而為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為道，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為道，學者何憚而不為簡易之從乎。

先生言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克塞宇宙，豈非此理。孟子就初端上指示人，豈

是人心只有這四端而已。又就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克此心足矣。乃誦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云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先生言胡季隨從學，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向季隨如何解，至于心獨無所同然，字一句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為非，且謂季隨讀書自莽不思，後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

翁乃言以之曰然讀如雍之言然之然對上同
聽同美同嗜說先生因笑曰只是如此何不
早說與他

先生言吾家治田每用長大鑿頭兩次鑿至
二尺許深一尺半許外方容秧一頭久旱時
田因深獨得不旱以他處禾穗數三每穗穀
多不過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此
中禾穗數三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
二百餘粒每一畝所收比他處一畝不啻數

秧

倍蓋深耕易耨之法如此凡事獨不然乎時
因論及士人專事連化不根之文故及之

答曾定之一書甚詳梭山一日對學者言曰
文所以明道辭達足矣意有所屬也先生正
范而言曰道有變動故曰交交有等故曰物
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昔者聖
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
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
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

于命這方是文文不到這裏說甚文

松嘗問梭山云有問松孟子說諸侯以王道

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當如

何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後世疑

孟子教諸侯篡奪之罪梭山云民為責社稷

次之君為輕先生再三稱嘆曰家兒平日無

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曰伯

夷不見此理先生亦曰松又云武王見得此

或勸先生之荆門為委曲行道之計答云仲

也言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

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

禮義特其心先王才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

後世所以大異于古人者正在於此古人理

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

害

先生言某君玉自負明敏至槐堂處五日每

舉書句為問隨其所問解釋其疑然後從其

所曉敷廣其說每每如此其人再三稱嘆云

天下皆說先生是禪學獨某見得先生是聖
學然退省其私又却都無事了此人明敏只
是不得久與之切磋

先生言重華論莊子不及老子者三孟子不
及孔子三其一不合以人比禽獸梅翁亦有
此論松曰孟子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
希惟恐人之入于禽獸是禽獸也為其無君
父也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為其夜氣不足以
存也梅翁但在氣象上理會此其所以錯

聖人之言往往皆不可得而同也先生曰使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七八聖人合堂同

席而居其氣象豈能盡同我這裏也說氣象

但不足就外面說乃曰陰陽一大氣乾坤一

大象因說孟子之言如孟施舍之守氣不知

曾子之守約也此兩句却贅了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是

為不識良知行履之旨

辨隱而揚善說者曰隱藏也此說非是隱

伏也。伏絕其惡而善自揚耳。在己在人一也。
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
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故君
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到這裡却生
一疑。此是湯之過也。故仲虺作誥曰。惟天生
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以鳴呼。謹
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
天命。

學者問荆門之政何先。對曰。必也正人心。正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
之其所故惰而辟焉。比量也。家中以次之
人。次我親愛賤惡而比量之。或效之。或議之。
其敝大無窮。不可悉究。要其終實不足以齊其
家。

告子與孟子並駕其說于天下。孟子將破其
說不得不就他所見處細與他研磨。一次將

杞柳來論便就他杞柳上破其說一次將湯
水來論便就他湯水上破其說一次將生之
謂性來論又就他生之謂性上破其說一次
將仁內義外來論又就他義外上破其說窮
究異端要得恁地使他無語始得

枚斗功臣之遜遜出于誠漢文帝即位之遜
遜出于偽云云及修代來功詔稱朕狐疑唯
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尊昌為衛將軍云
云後世人主不知學人欲橫流安知天位非

人君所可得而私

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而其術益行曹參
相齊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要集百姓而
齊故儒以百教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
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
蓋公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
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
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此
見老氏之脈在此也蕭何薨參入相壹遵何

為之約束擇郡縣吏長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吏言文刻深欲聲名輒有去之曰夜飲酒不事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漢家之治血脈在此邵堯夫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不知聖人說乾知太始因曰堯夫只是箇閑道人聖人之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先生一日自歌與怪孫濬書云道之將廢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云云又歌柏

舟詩松為之涕泗沾襟少間又歌東皇太一雲中君見松悲泣不堪又歌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乃曰蕭蕭馬鳴靜中有動矣悠悠旆旌動中有靜也

自誠中庸
作自成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謂自暴弃謂自弃侮謂自侮反謂自反得謂自得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聖賢道一箇自字熈好常言年十三時復齋因看論語命某

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某云此有子之
言非夫子之言先先云孔內除却曾子便到
有子未可輕議更思之如何某曰夫子之言
簡易有子之言支離

呂伯恭為鵝湖之集先先復齋謂某曰伯恭
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
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先遂與某議論致
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先云子靜之說是
次早某請先先說先先云某無說夜來思之

子靜之說極是乃得一詩云提孩知愛長和
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
無址忽成岑望情傳註翻棹塞着意精微轉
陸沈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某
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先云說得
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
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
先別後新功先先舉詩總四句元晦顧伯恭
日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

於先先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兒此詩云墟墓
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洎流滴到滄
溟水拳石崇成恭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
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
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擇
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
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
甚有虚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屈後往南
康元晦延入白鹿講說因講君子喻於義一

章元晦再三云某在此不曾說到這裡負愧
何言

先兄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
恨不得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
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遍
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矣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
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

鏡中觀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願在左。右日：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為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拔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明辨箇什麼。篤行箇什麼。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稱嘆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已能之。心子新為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悟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已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為告。群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律。夫氣習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端。但不能進學可。

憂耳或云年亦未_二在答云莫道未也二十歲
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
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廣中一學者陳去華者發偉特某因問吾
與點也一段尋常如何理會屢問之去華終
以為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華又謂理會
未得某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莫也未至全
然曉不得去華遂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
上着到曾點却在這裏着到某語之曰向道

理會不得今又却理會得去華頗有省自叙
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
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有十詩
別後謂人曰某方是一学者在待歸後率南
方之士師北方之學蓋廣中蒙欽夫之教故
以此為北方耳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
曰守規矩歡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
川易傳胡氏春秋王祭論語范氏唐鑑忽呵

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為規。又頃問曰。何者為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意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却只是箇簡易字道。了。遍目學者曰。又却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迹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來道甚規矩。一學者聽言後。更七夜不寢。或問曰。如此莫

是助長否。答曰。非也。彼蓋作有所聞。一旦堂平者。之非正。與血氣爭。稟作主。又須謂學者天下之理。但患不知其非。既知其非。便即不為君子。以智晦入宴息理也。

或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既有所立矣。緣何未到四十。尚有惑在。曰。志于學矣。不為富貴貧賤患難動心。不為異端邪說。掙奪是下。工夫至三十。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向之差別。其聲說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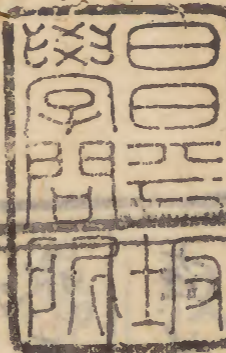
假假是而非之處到這裡多少疑在是又下
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矣又下工夫十年方
渾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說君子之道孰先傳一陵子游子夏皆非
先生感嘆時俗汨沒未有能自拔者因歌學
者劉定夫象山詩云三日觀山山愈妍錦囊
收拾不勝編萬山擾擾何為者惟有雲臺山
歸然又誦少時自作大人詩云從來膽比智
腸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

時此輩未安帖哮吼大驚無毫全朝飲渤澥
水暮宿崑崙巔連山以為琴長河為之絃萬
古不傳音吾當為君宣又舉歐陽公贈梅聖
俞詩云黃鵠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
息終年修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有學子閱亂先生几案間文字先生曰有先
生長者在却不肅容正坐收拾精神謂不敬
之甚

先武謂吳漢差ヤ強人シラス意強シラス訓起ト

右門人嚴松松身所錄



象山先生

